H. H. MU CHINESE LIBRARY

此辟人賢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

子品金函卷之四

揚子法言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漢成帝時拜為郎王莽篡位遷為大夫雄善著書作太玄法言傳于世

只録法言為學者則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學而臻道質性無全否則輟。不學則畫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蛉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

借問顏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數之乃庶幾于聖人化它物為黃金何以異此

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惹我之俗以談

學以治之。治其性思以精之。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自強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踧爾驚貌旨美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

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而何鬨閙也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平定物價者

習乎習。數習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非謂異端之附況習是之

所為紫妄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顏子樂道故曰內或人樂爵故曰外

勝非也。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蔑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楶櫨也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子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不知己之賊
則乎淫乎

尒雅謂[illegible]所
渠并千百二
川色黃郭云
潛流地中汨
瀫沙壞所受
渠後娶水涸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也曰必也淫。皆誇誕過實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謳麗以則。陳威儀正法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淈亂也淫遷迤猶卑耶也介小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也。惡沱猶浅水也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視乎異饌者惡覩其識

濟宜甚黃酒詩云江有沱論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出耳

不姦姦者以處受入不詐詐者以正救之

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蹊徑也言山中絶小之徑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而肆不能什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以諭小聲說不合旨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如此則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

多聞則守之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

無胸中之造思守然否之論鄙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毅也

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若韓莊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

五經

問脩身。曰。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矯思猶矯思也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事得其宜之謂義言修身及思定而後發俱中道之宜奠者定也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意也喻君子之樂道亦

富亦樂貧然
賤亦樂

上智生而知之獨運明智極深研幾非常人所能逮

所謂鼓萬物不与聖人同其憂

或曰。田之簞瓢臞如之何。臞瘠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捽謂以手捽菹茹也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天下有三檢。眾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為安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謂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或問彫刻眾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黃帝堯舜俱以礼文五常之教為治若治天下不以礼教共黃帝堯舜則為外物耳

若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閣然不睹牆之裏其禮樂乎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祖詐之家祖後也宋有祖公者愛祖養之成群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祖公以智籠衆祖也祖詐之家猶云巧詐之家楊子惡世尚詐欲排斥之以為之言曰祖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之霅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霅項漸襟堯舜乎衛王而賈石者其祖詐乎

或問祖詐與亡孰愈亡無曰亡愈無愈於有或曰子將六師則誰

矣有至神為神化之主聖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文王演易仲尼書得其道而賛之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達

使言無詐為愈則子將六師無祖詐之人將使誰也以單騎必尚奇勝也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祖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祖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或問神曰心神謂精神知已之神言存于心而已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潛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天地神明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文王演易仲尼書得其道而賛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

聖人之作事豈不能傳明白如日月乎何使後世之學者徒闇闇貌悅之而不能達其心也闇闇和也和悅之貌

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神道無不至成天下之大順。至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虞夏之書渾渾爾。渾渾猶淳淳也商書灝灝爾。灝灝猶漫漫也周書噩噩爾。噩噩猶言諤諤也謂其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誰乎。下周者秦也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懂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萬物郛。○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闇闇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

蓋師曠默默寄於樂伏儀殊造詣者牙易牙喊咂物聲也

言為心聲書為心畫聲發成言書紙成

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喊聲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瞽之耳狄牙之甘美能使我而稍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知樂者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滌江河所滌浩浩洪流無能當之者如面目之辭相遠。面目猶面對遠往也言面對之時以辭相遠也除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嚧嚧者，莫如言。嚧嚧猶聲聞也衆人善惡之聲通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昏昏自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

書占有文質言有史野之若之来皆由乎心

以務俱其所習

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觀書斷可識也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不諭。曰未之思也。

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

絜者矣。遴集若類集群游滑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鳳。鳥。蹌蹌。

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趨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升。其。

貞。利。乎。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

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

宜從之。用其人當從其道從之則棄其所習。習謂故常所安逆其所順。順謂

情忘所欲彊其所劣。劣謂彼所雖能捐其所能。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若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煩者非道故當遂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非德故當捐之衡衡如也。心相遂衡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載道術何所之也曰。之後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關猶言管也樞要也天下之道管是矣而百王之法一是矣蔽天地而不恥。蔽道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愧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

或問嬴秦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呂始皇名秦十五載而楚。

年胡亥立二年為趙高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伯王故云并五年而楚項羽自立為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

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耶。人耶。曰具。天數人事相符默定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矦之爵緊乎周末諸矦流于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祖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屏營猶彷徨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陵弱周室遠起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猷道也言秦失道罷諸矦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守尉無防衛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項氏暴殭。改宰矦王。故天下擅楚。言楚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矦王也擅楚之月。有漢紹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illegible]城更名沛公為漢王王伯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為王于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獨定三秦追羽

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曰燕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燕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興敗或用其才良或專其權變或上其寄棄或下其奇數雖皆謹于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云一興此乃入事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輿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烹之。或者未辯歟。幹音韓乘繩證

至江東司事
天下由是領
事蕭之

至論

切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始皇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

曰生捨其木侯同猴而謂人木侯烹不亦宜乎焦逆計而順守之雖辯酈虎牙矣

或問呂不常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常陽霍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常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曰誰謂不常智者歟以國易宗不常罷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顓住終乃家蜀徙蜀飲酖而死是激取國權以易宗族呂不常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檐石矣未見雒陽也穿窬若伺[illegible]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常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illegible]也子楚立是為楚襄王以不常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邑萬戶

言朔非夷齊而巧取容依藹黄隱玩美手〻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折此哉句法斷案有力

訩〻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

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害。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問名。曰詼達。化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譎。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

訩訩北夷被我純繢。純繒繢畫繢音會帶我金犀。珍膳寧糊。不亦享乎。嫌礼胡如此太盛也曰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羣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

粲然明盛也
晏然安和也

裳。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阜盛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享于鬼神不亦饗乎

雄稱莽大夫名教之罪人也美新一篇不作可焉頎仲方詠史云吾嗟揚子雲垂老不曉事閉閣草太玄削迹哀平世董賢良不干新莽何為事悔福棄家逃逢萌挂冠逝莽莽嶓山陽獨無種仄地詎曰能龍蛇遠足混牛驥投閣復何言反騷毋乃愧欲折楚三閭當從晉處士

迹名於懷丘寄傲於泉石逍遥于物表其皭然不滓王也

抱朴子

晉葛洪撰也字稚川丹青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以為神僊書有内外篇今所録者外篇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辞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証必達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也

抱朴子曰有懷丘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尼父周流四方）悲吐握之良苦。（姬公吐哺握髮下士）讓高懷於陸海。（陸大也即大海）爰躬耕乎斥鹵、（沿海之地可耕者曰斥鹵）祕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謐青音則莫之或問、（其名完也）權輝藻則世不得覿。（其光祕也）背朝華於朱門。（漢文選云謝朝華之雖披）保恬寂於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閑。（漢鮑昭云濟濟京城）

内赫赫王侯居冠蓋四術朱輪翳長衢朝集金章綰暮宿許史廬南隣擊鍾磬比里吹笙竽養浩然於幽人之作也即位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杭靈規於雲表獨遠今而遂古花峻岫之巍峩藉翠蘭之芳茵即楚詞云佩蘭茝以自芳兮漱流霞之瀣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爲若居乎虹霓之端乘虹駕霓意飄飄爲若在乎倒景之隣萬物不能攖其和四海不足淈其神於是有起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咨嗟有頂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貴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凱

逸言貫才華若從況晦不彩殊無益于皇家為君子所不取是一疑問意

乃造而說曰。徒閑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𨁤玄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王操立斷之風。扯秦川詩云龍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操鋒鋩立斷潛鸞鬼魅啼捲炳蔚之文。管子顯玄豹云炳蔚西方美群居陽谷陰玩圖籍於絕跡之數。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感則偶象嚬顣而滂沲。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散則肝膽為胡越。離散則同心反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合異則萬歸於一切論則秋霜春肅。嚴切之論則如肅嚴溫辭則冰

評先答言是
人棲志投宜
優游自得不
若形于詠物
為一賦

條吐葩（温和之語令冰卉亦吐奇葩）擢高則峻極顙淪（高者可使下）竦則濾池差峩（下者能令巍峩）庇清則倚晴外光（晴可使明）救濁則立澄黃河（濁可使清）然不能沾方惠於庶衆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稀（詩湛湛露斯匪陽不稀）體與蜉蝣並化（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言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為先生不取焉

於是懷丘先生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役志於利祿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躓跱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寢宜僚之舍（楚國先賢傳熊宜僚居市南不居）閑干木之閭攜壯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

此段正言至人優游自得抗志物表安肯与御轡伏櫪同儀牛之被繡哉此乃龜利輸寫伯巳一段高志抗邁足表之於世者讀者得之言外

舒乎以慈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甚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莊子鴟鳶得腐鼠仰嚇鵷推恐奪其腐鼠也以蕃武陳蕃竇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白駒日景也託居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蹔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文選云撰雲間而飛矢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

夫鳶不結網陶隱居云鳶善飛騰江湖間捕魚食之不結鱗網驎不墮穽驎騄之駿一日馳千里安貧者以無財為富胸中有至富者在甘卑者以不仕為榮

此書間參以嘉遁名篇祛郁離子之文擬此

吾身有至榮者在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井心於退耕逢比龍逢

比干有令德之罪信布韓信黥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戢鸞羽何

煩乎豐林豐林即茂林也潢洿足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

八珍寒泉旨於醽醁酒有厚薄清濁之分清而甘者一名醽醁躡履美於赤舄

詩云赤舄几几緼袍麗於袞服權把安於扶鉞嗚呼樂乎綠竹

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為臺榭庇巖霤為

華屋岩之有泉若曰霤言岩居自樂積篇章為敖庾寶玄談為金玉棄細

人之近戀損膚隸之所欲遊九皋以舍歡遺智惠以絕俗

同屈尺蠖藏光守樸閑藏其光井守樸素表拙示訥以拙自表知止以訥白告矣

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睎景九陽。附翼高遊。仰趋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楚威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文以衣綉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抱朴子曰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莊生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栢成藻侶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計。易曰折足

覆公餗

伺河龍之睡而攫明珠。河上翁家貧持緯蕭而食者其子沒為得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遺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為齏粉尚奚珠之有

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眺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千歲之椿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以八千歲為春秋菌朝榮夕辱之草

似蹈薄氷。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鴆酒以止渴也。

勸學

見人豈生皆所以學學則明不學則暗仲尼之知悟日燭之喻信學之不可以已也夫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年不窺園門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風令聞。播於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齊有一足之鳥飛公朝下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曰鳥名商羊昔音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火○出家語訪鳥䳜而洽東肅。有隼集於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石矢也昔武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貢楛矢石砮矣○出史記語萍實而言色味。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王使人取之不識又使人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惟諸侯之伯者方得此物也訊土狗而識墳羊。魯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爲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也對曰丘聞之土之怪羵羊也○出

此段亦痴彼味學者

家語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吳使使問仲尼會樽俎間問何骨最大仲尼曰禹致群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戮之其節專車此為之大也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余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婆娑姿適貌漢書云婆娑於六藝之場綺紈即綺縠也言其姿意於綺縠之麗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目極玄黃采色之觀耳疲乎鄭衛。目游於鄭衛淫穀之樂鼻饜乎蘭麝。芬芳之味口爽於膏粱。冬蹈貂狐之縕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車馬之後入宴華房之爍蔚。宴樂之後飾朱翠於楹梲。華其居也

其富貴者
沉淪於逸樂

君子得其時
則駕不得則
蓬累而行固
其志也

抱真抗節夷

無已於筐匱（厚其積也）陳妖冶以娛心（荒於色也）湎醽醁以沉醉（沈於
酒也）口筆乏乎典據（不通典籍）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
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替憒哉
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應龍潛靈藉雲而騰霄漢）棲鴻階勁風以凌虛（棲鴻
亦翮未舉藉勁風以凌空）
素鱗須姬發而躍（周武王發與王有曰魚躍[illegible]王舟）白雉待
公旦而來（周公旦輔成王以朝重譯始獻白雉）姜老值西伯而棲磻溪之綸
（太公磻溪釣叟遇文王始於棲綸而興王室）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韓信寄食
漂母遇高祖始拜將而成漢業）
澄清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抱真守一之士服畧於形迹之外）邈高節

遺以自失

才有所短亦猶有所長

此特河去何

拟

以外物也則富貴可遺高節趨世之夫即富貴可忘故夫離叔山偉造化而怡顏彼遊心於物外者北人箕裘棲萬岫而得意焉大鵬無戒旦之用雖司晨謂之戒旦巨象無馳逐之才巨象可以任重遲逐則馬之能也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蔣琬非百里之器孔明任之而為三台之標三台三公也陳平困瘁於治家陳平治家有盜嫂受金之疑而懷六奇之畧六出奇計

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涯涘達妙若逍遙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潘嗑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鮋鰕踊悅於泥海亦蝸凌

大率多隱逸論

高標逸韻迥然物外

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噓淡者含天和而趍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

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為春蜩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研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

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鍾鼓百家為笙簧

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
而揚穀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
稚川所著有神仙傳有隱逸傳又抄五經七史百家兵
事方術共三百十卷蓋亦好著述以垂世者茲世近

語有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以言化者盜賊之所以興以心化者盜賊之所以息珮然璆然語河漢金石

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從以心化。行道感人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達時之典晉賢蕩然故亂齋戒脩而梁亡非釋迦之罪也。老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才梁主惑為故云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法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致為晉賢蕩梁主惑非聖人之制也故虛行者尔

武帝作秋風辭曰濟橫汾兮哀情多按魚于淵寘猿于木是縱放而無檢束也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

以迹為適合乎道者

既云無為安得言個戰字

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爲取帝名乎。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

鼓也殼存而操變矣子遷掄琴謂門人曰情之變殼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

有心不若無心，有情不若無情之為得

士之處世，不以己之闇闇

北齊劉晝孔昭傷己不遇天下凌遲播迁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又謂劉歆劉孝標作非也王應麟能海六比史晝著金箱壁古高才不遇

魚不畏網而畏鵜，詩維鵜在梁鵜能食魚也復讐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鳥情在得魚劍無情而人有心也。操劍者有心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藏去聲藏貨財者不如閑局全封。閉其錢局而固封之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翠以羽自殘，羽毛綠用之以為飾龜以智自害，龜可以卜人鑽其鼓用之丹以含

啓物之汲汲
寄以己之侂
侂受人之诚
域者于物且
如此又亦類
然
正說翠龜丹
石与上反

色磨肌。石以抱𨱋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托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鮮羽之患永脫。人鮮能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鑚灼之悲不至。仲尼曰龜能夢於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來鑚無遷策不能避刳腸之患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嵓。玉生於玄圃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捽櫟。雜木名生於積石。顉貫青天。根黄泉。分條布葉。輪菌磥硊。音委足㟴也騏驎戲其下。鵷鸞遊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

巫臣論人當有所附托

眼東上致意見所托則滑之勢

害者。非與人有德也。然而隱其質。故致全性也。
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溺陷于泥沙。非羽質重
而性沉。所托沉也。以其綴之于金鐵截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
截波。汎颺長瀾。非石質輕而性浮。所托浮也。以其所托於舟故浮摶
牛之蚉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即蒼蠅附驥之説非其
翼工。所托迅也。托鴦故信萬里樓李人名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驪
鴑馬。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托蹇也。以是觀之。附得
也。
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
成蹇。

賢不賢性之一定，遇不遇命之一定。世人每欲蔽于遇不遇之間，是未達乎否泰之論而賢否之性也。典冠呼車遇不遇

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遇不遇也（以人事言）。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隱者之處日照所不及），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有所遮蔽處而霜不及），遇不遇也（以物言）。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此典冠者之不遇）。衛之騶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此呼車者之遇）。加之以衣，恐主之寒（愛其主也）；呼車，憂君之危（愛其君也）。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侵典衣之戒，騶乘侵御者之取）。典冠獲罪（至于誅），呼車見德（而不蒙罪），遇不遇也（騶乘遇而典官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

華士段干遇不遇

仲舒千秋遇不遇

選用各有宜無美惡殊而適用均也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樹壇而有維蘀他石而可攻玉

而太公誅之。（太公召華士華不應其召）魏之干木，適世幽谷。而文侯敬之。（文侯遇段干之閭必式之）太公之賢，非有惑于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于華士。而或榮或辱者，遇不遇也。（干木遇而華士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卒為江都相）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槩則相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田千秋遇而仲舒不遇也）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孟嘗君得狐白裘以獻昭王）製以為裘，鬱若慶雲。（李鳴身被翠雲裘袖拂紫烟）皎如荊玉。此毳衣之美也。麤管蒼蒯，編以蓑笠，葉微踈纍，黷若朽壞，此卉服之惡也。（卉服常服也）裘褻雖異，被衣則同；美惡雖殊，適

即此意

尚武時

尚文時

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葛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葛以此觀之適才行[illegible]隨時成務各有宜也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為黔首（百姓也）請命跋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時冠章甫衣縫掖（昔孔子居魯縫掖居宋章甫）未若金冑而擐犀甲也（以金為冑以綠為甲）嬴項（嬴秦項羽）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叔孫通作綿蕞之儀）脩六代之樂朝萬國于咸陽當此之時脩文者榮顯習武者慙恧（愧色也）一世之間而文武定為雄雌（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强而雌柔）以此言

不宜文武而相非

知味知音識玉文四喻警切

之治亂異時隨務引才也今代之人為武者則非文為文者則嗤武也（嗤笑）各執其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甘之以為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見淮南子）此為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見淮南子）此為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為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宋愚夫得燕石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以為石遂棄之）此為未識玉也郢人為文託以靈均（屈原）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

言榮凋困遇皆有以寧之

此為未知文也。故以蛇為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易牙善知味能辨繩淄二水〕；以趙曲為雅聲者，惟鍾期不溷其音〔伯牙鼓琴鍾子期善听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知音者〕；以燕石為美玉者，惟猗頓不謬其真〔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資擬王公富于猗氏〕；以郢賦為麗藻者，惟相如不濫其賞〔漢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武帝大悅〕。

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百物遇春無不榮華〕，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遇秋氣無不凋落〕。榮凋有命，困窮有期。故春蘗雖茂，儼朝露而抽翠〔古詩擎珠佩積翠清曉隆芳叢〕；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古詩莫遺西風吹落葉却愁無地著秋殼〕。

天之稱人智如仲者非無自也神而明之存乎人

言人各有所專

此言讒言誣罔之極昔有詩云讒言謹莫听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云云潭

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物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仲尼曰能夢于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知來鑽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靈蛇以神見摶（時崇祀淫祠以神為蛇孔道輔往視以笏擊之）孰知不智為智不神為神乎羿無弧矢不能中微（羿善射巧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倕無斧斤不能善斲其善斲者非斧斤也

昔人興讒言于青繩譬利口于刃劍者以其點素成緇刃勁傷物故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譖其撻婦翁此聽虛而責響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蘭生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

懍不寒而慄

此見量才授
任度德命官
斯不至不勝
僨事矣

此見用人當
取其所長

聖賢觀人不
特成功有補
還爲魏無知

萬石之鉅不可滿以孟水一鈞之鍾不可容于流泉十圍之本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是以君子量材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又豈有負山之累折足之憂哉荊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然馳光于千載飛價于侯王者以小惡不足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也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隣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碩亦與傭流雜處故范

補陳平蕭何
有韓信非神
識而何

與見家令倫
貴采意同

揚火燒水二
音剡切

鼃吠於大寶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聖賢覩人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

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生人失足則不可步國失民則不可治是以雕文刻鏤傷于農事錦繢纂組害於女工農事失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楊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

懸岩滴溜終穿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信人非積學不成

寫盡炎涼冷暖衷腸

山抱玉而草木潤。川貯珠而岸不枯。口滋味而百節肥。受心典誥而五性通。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源。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索。不可一讀（音竇）能也。故為山者。基于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禍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

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激勢之所成也。故始

光必有所激而後通有所困而後顯自古聖賢多從此得力

二句関鎖得妙

議論雄偉句法蒼勁

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蘇秦有負廓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無親友之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寗越激而修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奮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觀其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九折、難涉之逕也。然高越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鼺之足也。以險而涉、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

人目短于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于自理、必假櫛以修

傍鏡形理研
形容善言而
成其德行語
皆金石
天有卷舌之
星人有緘口
之銘不容害
誠不可不慎

表心闇於自貽醜假言以榮行人皆悅鏡之明已形而不
慕士之明己心人欲掩之理其醜不顧善言之理其情是
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乎故季路抱五慎之誠趙孟佩
九言之箴
言猶射也言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返之弗可
得也昔智伯失言于水灌韓魏躡其肘足魏武漏語于英
雄玄德遺其匕筯韓昭侯與棠谿謀而終夜獨寢慮夢露
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言者
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

有澤咸
虛受名理
示易

鏡非求鏡於物。而物自挨之。槖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虛實。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

蔓澤子見丹崖子請年爲。曰七十矣。曰夫子之獲茲也何以。曰下士聞道解不大笑。子能無笑乎。將子告予聞之德我者讐我。讐我者亦德我。恩我者害我。害我者亦恩我。生我者賊我。賊我者亦生我。百樂我德。亦我讐爲。百憂我讐。亦我德爲。百欲我恩。亦我害爲。百惡我害亦我恩爲。百骸我生。亦我賊爲。百毒我賊。亦我生爲。故羨

生於乏。乏生於羨。輕生於重。重生於輕。暗生於明。明生
於暗。榮生於槁。槁生於榮。務執者或失。無執者無或失

常理來說有不求奇而奇處而文字遒下有一瀉千里之勢

亦只是採戰國策文而補綴之

鶡冠子

其人好聚鳥羽之華以為冠故自名鶡冠子著書立言多是戰國功利之習然亦有切于事情

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傅說舉于版築膠鬲舉於魚塩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而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己畏爭承之者也是以伯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雁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為有礼爲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者也喋之若則咄之不礼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

此言聖人法天主政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聖人主政有与之相参法為者故曰聖人之治一

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制而名也）德百（一作方）人者謂之英（此以章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方人曰英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髦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雋百人曰英蓋莫可考合人物志曰獸之恃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

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須如渥丹肌膚若氷雪若用

天而已夫人與日月合明与四時合序此云日月不足以言明文法又变無更好

此道也而世之拈稿者昧此以此黄帝肌色奸黷而尭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功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也一之法亭而萬物皆来屬

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任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秘容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蔽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本剽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三夏立與秋成熟冬閉蔵之義也道德之益也。

此是隨才器使之法衛靈無道而不喪白仲叔圉治賓旅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用當其才所係匪

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貸分財使仁紀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讓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言詔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夫仁人之功善與不爭不不然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非韓

正五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而五明因之神化者治於未有名尸氣皇官治

（子曰自營爲公背私爲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冥冥聖人之任也）內有挾度。（操以爲驗所謂道揆者是也）然後有以（一本無然以二字）量人。（無節於內觀物弗之察矣）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雄曰鳳皇者其雌也鶉大南星之次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麒麟者其牡也玄枵北星之次也麒似麟而無角）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騃）其精畢至。龐子曰。致之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五正見上層）十變九道。（未詳闕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

者道于本名尸神明教治者修諸己名尸賢聖因治者不變俗名尸后王事治者矯之於末名尸公伯是爲五明

身出。大禹以殺爲律以身爲度所謂取稽於身者邪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爲歲式。六六六其律之六也一歲之式積句二十有六氣由神生。道由神成。恍惚之謂虛恍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者也非氣而氣以之生也非道而道以之成也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殺。故其德上及太清。太清天也下及太寧。太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染絳以別尊卑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苻瑞並臻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又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舟阜出莧滿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水大具海

日月星辰四時之往來代謝有一定不易之常理皆天之所為有天地以至如今莫不如此

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鳳至嘉氣時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無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而故莫弗以為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魄生望而後魄死）故莫弗以為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或作削）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其陵掩）天者因其時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代）而不干（或作干彼謝此代而無侵越）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或無其字）同也前後左右言今自如（奈何杞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信其稽因因時其則一一法其同）不為

成鳩即天皇之別號

不知水中句[illegible]甚盡謂避世于山林而山林之亂更甚[illegible]

草吾曰我欲逃儒而入俗世往俗中剃髮我又欲逃

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先或為先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圓之。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為天下貞者也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窂。萬物安知。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横逆豈可必載申徒狄殷之未也以枯槁者也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有知者不以相欺紿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之巢可俯而

雖俗而入禪輒從禪中闡發我即此意

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鳶鷂性猜瞿麋鹿性鷙決故此主言之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兄弟天倫恩信素足非自外至故猥世人之足則辞以脫懼兄則以嫗大親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于父子相猶兄弟相瘉者豈其性固異千古也哉蓋治之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故其弊至此郭相曰天体天地寞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蔵殊營未嘗相與而百節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于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此也耳是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儻。儻黨也亂則阿。阿則理廢。儻則義不立。

卓襄王問龎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為悼此趙悼襄王也

即孟子使工師使玉人之意

伊尹太公諸人蓋以善医名者其道有不同

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楚王聞傳暮鍼在身鍼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体酒鑱石撟引案扤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渫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由麃醫郢。郢荆所都原季醫晉。國語曰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

是實理实事但今有真病亦無扁鵲之最下者病昌壯已

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卒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曰以五氣五穀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叅之以九藏之動夫昧於在神而以五氣五穀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叅兩之驗之亦已麁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跂附豈世有哉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其閭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麁其所聞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引此二句以託道德

至言

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匡救桓公常在其細故能以其君霸蓋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比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爲此其治毫毛者也

凡此者不病病。或云不病之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疾甚曰病

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使。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醫此桓侯之所以死也

至功之成。其或作大下謂之自然。許艾之功無所欣賴故其昧者謂之自然推之於治此擊壞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治也

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

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建報重九明五字合膊。膊一作傳或爲宇宙二字同根命。

曰宇宙。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同根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知宇故無不容也

知宙故無不足也。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

云云理明則不惑不知道者妄生意想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非有直知道德之先知先覺移其迷途而登之大道大惑夫愚如何解得

知德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受於天者不肆而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裹也不能視已之明故曰未能裹之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蓋昔之亡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荃蹄夫索所不知求之荃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梓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之人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諰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机雖未

体格是自家生來而意思字眼多肖莊氏

兆見而理已有為

原聖心之作。句情隱微而後[illegible]以[illegible]起。情如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地之情然後應物散無方而求或作水監為。道中庸故求監為軼玄耿而後無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天下之理然後無物杭澄幽而思謹為。道中庸故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情隱微而求監軼玄耿而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絞六際六合也絞若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觀乎孰莫。或作暮孰莫循無何也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獨往。來無與偕獨來。希偕寡屬食於苟蔄之田故云希備遊乎寂寞之鄉故云寡屬孤而不伴。未嘗設對所以無延

瑩明於心純乎無疵此守道明德主之聖豈言語象類所能道其一二

深雪（之至）

傳未有之將然（見於未萌）領無首之節次（和而不召）度十五而用事

（或作度十十岗肝事往來）疊往來（或作力）而廢興（已往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

生（元作笠結猶實也生猶華也）能天地而舉措（能天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攺

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女也長如長民之

長）故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

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

彼安危勢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曲而

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

天地一氣也氣一撰也聖人合德于天地凡造化之始而終終而復始俱在胸中彼陰陽鬼神萬物不過圜于天地之中聖不範圍曲成內者宜其卓越千古精為至人有以也夫

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序之故聖道為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聖道也而道非聖也故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存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中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為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作明照。而能為之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效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制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

頭多罷乎屬下予謂遠屬止為上

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泰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安者苓苓或作巒堙甑或作谿苓如零落之零堙塞也橐木降風橐蘀落之蘀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離乱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于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

鶡冠子曰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復凌乎泳澹波而不竭涵泳溢流莫之能竭彼惟至人能

以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飭[illegible]或作飾[illegible]身体若合符節小大

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

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

凡也

巇罅罅隙也捭捭開也闔合也此即闔闢之說

揣摩以探廁人情如探囊取物一一符應

鬼谷子

姓名不傳戰國時隱居陽城之鬼谷蘇秦張儀師之其書皆捭闔之術儀秦得之以從衡于七國蓋奇險峭薄非儒者之道故茲不多録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罅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

陰陽之說只是神机陰騭不可比方不可測度條陳曲折瘫切詳盡如縶風捕影令人頤盻無從

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通。輻輳並進。明始不可塞。

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

龍能變化神
盛則陰陽不
測故如之龜
至靜一養志
則如之蛇能
屈伸故意欲
如之熊至猛
擊故分威如
之獸猛無靜
故轉員如之
著知休咎兇
則以心眼察
理故如之

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
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兑法靈蓍
功名赫赫矣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若好朝露之榮忽長
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
歡不畢輪痛哉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
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
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
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

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

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詞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隤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

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弇州山人曰。鬼谷子。讀者疑其僞。然其命篇甚奇。詞亦俻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爲進。以與爲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爲。深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譎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譎也。雖然。不得而終譎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爲亂首而亢

其說詐而為儀秦悠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
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居鬼谷不著名氏
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

如孔子之泰山河海是非山之山非水之水

顯微闡幽大為正士吐氣

此論亦見得到

慎子

即慎到也

崇岡絕壁。山可恃也。然可梯而階也。洪流巨浸。水可恃也。然可蒿而航也。惟夫非山之山。壁立則莫升梯之不能階非水之水。頃流則莫禦蒿之不能渡。所可恃者耳

春秋之時無孔子。則顏回沒于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哉國之時無孟子。則匡章陷于不孝。而陳仲子為廉士。

或問士之或窮而或達何與。曰士窮于窮亦達於窮者也。士達於達亦窮于達者也。故窮之者。所以達之也。達之者

所以窮之也。世人知達之達，豈知窮之達，知窮之窮，豈知達之窮，知窮之達者不窮，窮知達之窮者不達達。

慎子主刑名之學，有云控御不謹，虎豹而山林矣，防範不容，鷹隼而雲霄矣。此其立議可知

燔炙刻烙戕馬之性雕鏤青黃虧木之質言法之不可恃也大都此意

韓子

（名嬰傳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學士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數詞美麗者）

傳曰水濁則魚喁。（亂貌）令苛則民亂。城峭（直聳貌）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吳起治齊嚴刑卒為齊誅）商鞅峻法而支解。（商君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後為秦君之所誅）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弦急則小絃絕矣。（漢章帝朝陳寵上書言為政猶張琴瑟）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御馬貴寬策之）有殺之殺。不過百里。無殺之殺。延及四海。（柳子曰無殺之樂乃謂至樂）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此醫喻人主亦神聖工巧之法与七發同意文更顯切典實

上医醫國其次医人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十二種之疾）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蹷。（音委厥体疲痿蹎蹷也）逆脹（胸逆而腹脹）滿支（五臟滿而刃支不調）膈肓（胷膈而神肓眩）煩喘（氣煩喘不定）痹風（手足痹外受風寒病）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痿疲之疾）無使小民饑寒則蹷不作。（無蹷之疾）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逆抑之疾）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腹脹之疾）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飽滿之疾）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支散之疾）無使下情不相通則膈不作。（無壅膈之疾）上材下恤則肓不作。（無肓戾之疾）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煩亂之疾）不使下怨則喘不作。（無咳喘之疾）無使賢才伏

人主誠藉賢人明目達聰以周智慮也

歷則痺不作（手足不至痿痺）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無風寒之疾）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腹心支體也腹心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天子居廣廈（大廈也）之下帷帳之內（帷幄也上帷下帳漢武坐帷帳中不冠見弘）旃茵之上躧舄視不出閫菶（足不越跬步視不越戶庭）然而知天下者（周知四方八埏）以其賢左右也（得賢人為左右）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賢臣趍闕下如車之輻輳然）所以通中正而

語甚奇謔足為利口者戒

致隱居之士。

鳥之美羽勾啄者。長嘴善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諂佞之口是也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筆能雖黃人避武士之鋒端。鋒能殺傷人避辯士之舌端。舌能傾殆人

黃帝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啄。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

事似涉不經然簫韶作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則黃帝禱神所注遂[illegible][illegible]祥或不誣也烟波嫦娜有先秦氣象

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終身居之。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言其年高邁而事多遺忘何以教文。孟嘗君名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為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漢耳延壽為羽林軍投石拔距絕于倫等投石以石投人也超距者人連坐相據地以為堅能超而取之也追車赴馬乎。力能追遂馳驅赴馬逐麋鹿搏豹虎乎。廣陵王胥有勇嘗空拳搏虎豹吾則死矣。此三者力所不能何暇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出謀畫以定國計定猶豫而

孟嘗君姓田名文自称其過

晏子昔因問市價則一言而省刑今貧火則齊侯知藏於百姓仁人之言固利溥哉

決嫌疑乎。（出神斷聞定國是）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善言辭以應對諸侯）吾乃始壯耳。（此三人乃其所優不嫌其為老）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趍車馳馬救火。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言其臺之燒為善）平公勃然作色。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王者以天下為藏寶之所）諸侯藏於百姓。（藏寶於民間）商賈藏於篋匱。（若商賈以篋匱為藏）今百姓短褐不蔽形。（民不淂食）糠糟不充口。（民不得食）而賦斂無已。（民間已空虛尚斂民無已）取大半而藏之臺。（所儲者盡民之財）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陵[illegible]

此條名理名言可為暴氣傷生者之戒

無度萬民甚苦是以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正天之福吾君也)而不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亦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四句即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意)在吾身不可不慎也(可見人當養氣以保身)

韓子曰鳳凰之初起也翾翾(音涓)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

鳳凰未展羽時為燕雀所笑及其升而高。一詘一信音申即一上一下意展而雲間。藩木之雀即藩籬之鷃小鳥也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衣之賤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食之賤也世俗之士。即以為蓋耳。世俗人蓋其貧賤及其出則安。百議凡百度議之未定者賴以安定用則延民命。能福庶民民命賴以安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達天下之曉達也窮凡人之窮昧也

永誠子

其姓氏未詳

或問曰夫子德聖矣化神矣然且窮之何也曰窮夫子者所以達天下也何使夫子達而君之不過曰文曰武而已使達而臣之不過稷禹契爲而已六經未必作也四教未必陳也聖人達於當時凡人將窮於後世勞爾形苦爾志而樂爾簞瓢則能貞爾遇而土苴乎軒冕也蒙然巢暗然昧而豁然貫通則能超然會而日月乎道德也

揚雄有羽獵賦後校書投閣而亡揚子雲有佩帝等作附諛文叔

確論

尚友古人心有餘師

羽獵一書工自工矣。而投閣貼玷千古不磨。佩帝等作美則美矣。而阿附懷奸萬辭莫掩。然則文者枝葉。行者根本。君子豈容鶩華而絕根。

漢不得蕭何則遠餉不足。而軍有餓口矣。唐不得劉晏則師財無餘。而師有飢容矣。此漢室論功何居其一。唐氏第賢晏當其初。

情之所嚮。九原可以執鞭。神之所潛。虎賁可以隕涕。故欲瞻舜之德容。不必登大虞之廷。欲聆舜之德音。不必聞后夔之奏。惟以心遇之則舜顏接于目。舜音接于耳矣。舜遠

美言可以市
不可以悟主

鑒之金石

乎哉。
鬻崑山之石于市。而智者不着于目。奏亡國之音。而賢者
不留於耳。何也。知石之非玉樂之非韶也。
詠緇衣之賦者。興愛賢之心傷黍離之詩者。起憂國之念
味老莊之書。則心頹然而忘其塵玩孫吳之法。則心奮然
而忘其身
此公以富貴爲戕仁賊義之境以貧賤爲砥仁礪義之
資其所養可知以執耒而耕吾兵即吾垠荷戈而戰吾
垠即吾兵其所用可知

譚木中道言与道合稱変化之宗

忘形元精数認可味

譚子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絡只在譚生拄杖前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為已作

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之謂神化之道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蹣盤跚于蘓

即物之自變自化無所妨時以形入心之自妨自滯

不識不知混沌之域

凡有形之物皆是有情惟人之情必能物物

切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斲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刑無妨而入自妨之物無滯而入自滯之

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木土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有識孰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

出耳目推到精神工夫良非屑説識破此机直是此身可無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神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跰（部由切）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困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疵苟無其疵何所不可。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飢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說盡情狀頓令猛然起覺業之思

逍遥衆物何足乃爾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謟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義尊我是故心不得為之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彌三五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虐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

稗游子太虛雲表傍若無人潘陸榛辞麗不過此孰謂藻語不足載道

奇論

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鬭而耳未嘗聞況非見聞者乎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曜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但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

天地盜太虛生人蠱盜天地生螢营虰丁盜人蠱生螢虰

源頭議論卓有真象

奸臣即吾心之道

筋骨血肉不過人之廓廓欲人善養其心真是確論

者膓中之蠱也囀我精氣鑠灼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頹天其頹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蟯虰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虫蝕木木盡則虫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葆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蟯虰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爪髮若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

神同形異人生以養神為主

神交氣交神氣和同便可一天下

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反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含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

雲龍風虎變化誠大召五帝之氣役五星之精詩何苛蕩滌

言猛虎以喻人心之神

雲龍風虎得道之神氣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魔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魔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行草木偃毒螭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禎翳為之作小人由是知鉄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

神為主形為役形神帥存之分自別

一陰一陽之謂道而体道不越此陰陽

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手力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咲之恵蓋和之至也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掬蹷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滑其師可以坐馭萬里而不驟是故足行者有有不達翼飛者有所未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陰陽相摶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毋而生蛸蠨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斅燥濕而毋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

根字母字巧

褚伯秀曰清操勁節碉松奇知

虛則能受故所無不鳴帝深之師自虛

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夫
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
體身而知道夫天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碉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
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録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
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
以遠鬼神伏奸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
鏡非求鑑于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入之
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

中來五

晴性調養大
人自有妙術
不得屑屑為
巿形見狗
以五常作用
独歸仲尼朗
朗可听

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徵羽符至怪陰液（液一作暍）甚奇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為帝王師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燋金磁石不能取憊鐵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一作鳳）馬之策其道也在忘其形求其情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淨棲之以杳冥是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

玄言

行藏有時不宜迷忘此可以止人之不見幾者

詳於禁者有法外之奸此

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於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窻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愽於物而不愽於己何愽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忘何往不臧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

歸爭民施奪之意治天下何必以富强爲事

聰明不可自恃數言更有意味

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天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盜賊。盜賊擅甲兵。踞處一作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又何必廣甲兵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絃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于人。亡國之主。聰明出于人

黄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覩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撓

鳥依人人自悅君子貴[illegible]不貴惡

君子量同天載天下皆難出其範圍龍匣之喻直以隱仁智之失

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徉徉。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戚戚。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于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怨。欺不我欺。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于

君子觀物交
知客感所以
自遠其淺彼
感喜者先未
夫耳

養民貴當其
試不然兩露
澤物招怨乎
祷祀大事果
皆招謗乎

岐魚之喻試
當終末數語
尤覺動人殘

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怨。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蓬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疏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垂雨露。所以招其怨。神愛禱祀。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夫。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

忍之徒見此而不愧者非丈夫也

民俗淳悉其責在上君子攝所以風天

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鶉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嗜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犬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非兎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召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讐不有賞勸

下老

者意在名者名未必集君子惟道德之為貴

儉所以裕家亦所以裕國

爲得鬭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藝博奕者智不遠。文綺纚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於己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饑。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一体上下同情惟儉誠為天下之確論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而好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況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

此言儉之足法不在從奢詞更灑落

此言儉為化柄之原說到儉司心尤妙

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御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闌檻以遠之。蓋有機于民。不得不蔽。有私於已。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闥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奸佞。儉於嬪嬙

此言儉可足民亦可足國即莊晏居衆鐘鼓之論

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懸雕籠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敎民生。民生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有餘力。儉於寶貨。則民有餘財。儉於戰伐。則民有餘時。不與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於國。

譚子曰。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民不知聖。有苗民不

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己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僞

洞冥記云隣母忽失朔經年乃歸母曰汝行經年乃歸何以慰我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汙衣仍過虞淵濯洗朝發

曼倩子

東方朔字曼倩待詔金馬為執戟郎武帝令與郭舍人射覆言言皆中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蓄有

紫泥集

誡子

東方朔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群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朔又有與友人書云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

手況何云經
十手

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春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賤臣叩胸六月飛霜華周杞梁之妻哭人而城隅墮陽父揮戈日退三舍周殺

蜩笑子

其姓名不傳于僅於諸書彙管內見其語亦參核攷錄

水其寒乎火其炎乎石其沉乎羽其浮乎然驪山有溫泉蕭丘有寒火南海有浮石牂牁有沉羽名不可紀而化不可窮

人之精神何所至哉浩嘆決石搏膺隕霜悲泣傾城揮戈退日積思成璞流血化碧懷疑偃風況于至誠得道其于天地萬物呼即應招即通

有兵如林有財如山民心瓦解則千騎並靡萬馬橫奔百

萇弘血化為碧

年之積。不覺一敗之塗地。有山如城。有水如湯。海內虛耗。則倚天忽墮。削皴倏平。萬里之江。無救一葦之可航。誠依義以為阻。積德以為塞。任賢以為兵。奉聖以為謀。則中國無狗吠之驚。而邊境無鹿駭之憂。

蜩笑子有云牛鈌以載珍致鬼陶穀以多藏及殃蹠廣散金以除子孫之害叔敖取瘠以弭多欲之憂此語亦可為殖貨者之戒

此書警語甚
多如以墨為
熱腹揚為冷
腸又曰麗色
藏刺辛味腊
毒又曰淡顏
耽舌慘于淫
世覿拼癡步
鄙發流俗語
語驚卓句句
切當

南山子

其姓氏未詳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穀音。故聰全。舌不留苦辛。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枕仁而安。抱義而處。禹湯之所以為王。假道於仁。托宿於義。齊晉之所以為伯。

不察察以自持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乎。不須須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

擲地金声

飄然塵網之外

如是者謂之近道

帝堯不以兆民授子而授舜帝舜不以六合傳家而傳禹

蓋以親一子不能子兆民成一家不能家六合

疏食飲水夫子之清乎乘田委吏夫子之和乎德於予文在茲夫子之任乎孔子之謂集大成

高枕茅蘆肆志竹窓縕袍華于珮玉勺水井于列鼎是以南山之南奔絕人境北山之北趋踰世網耳

此公議當剴當辭致陸離第集不多見僅株數欵幽眺

帝弦

要賂則貪婪
矯為廉吏失
照則誣讟黃
甚驕貪此風
一倡而堂堂
大柄失于放
利之失矣

赦陽子

其姓氏未許
或以為陳

氷心雪操而天下廉其節斯為真廉玉折竹裂而天下直其行斯為真直如辟兄離母之流烏得廉子證父攘之事烏得直

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治亂之藥石曰刑曰罰興平之粱肉曰德曰禮若以德禮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故治國者當知所擇

或問兵曰以道德為疆場以仁義為將帥以信義為陣兵以礼智為戈矛

貴臣之病傷于多寵觀此語信

或問士曰士以誠實為軒冕以精忠為圭裳以才智功名為士甚畏公議如刑辟守教化如尺度斯謂之士

此公議論正大如論臣道則曰朝章夕奏不如朝精夕盡之為良貶集鄙蹠不如身穆躬勢之為真論治道則曰大張綱羅收中原之麟鳳密懸藻鑑拔宇内之鵷鷺今亦不能盡碩鼠衛室國人有黍食之憂雄離王國民生興百憂之嘆嗚呼民而至此良可暇也行政而至此寧不悲哉不謀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于商賈欺闇之人慘刻之吏其含毒也甚乎鴆翅君可不懼馭之與

謂雖非真但切當事情可為好觀察為助者之鑒

孔叢子

謂叢集孔氏祖孫一家之言也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人既難知。非問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仁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

可為貪權餌祿亀鑑

不失矣

子思居衛人吊于河得鰥爲其大如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若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鈎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食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曰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求容于世為行道也毀道以可行為夫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

意簡詞蒼亦足權掄人主甄別不審知愚蹈此弊者多

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于人則人不敢慢辭交于人則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爲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驁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不說君之過而歸過于下吏言下吏不諫暗推君同于桀紂真可聳人听聞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伯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此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不諍而已也必徒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忽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于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陥主于危亡罪之大

訑訑聲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以人君貴虛受

者也人主疾臣之彌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於諂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謂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

信可以感豚魚況人乎真誠相接而孝弟忠貞之效又何惑耶

平猶權衡一陟借喻高奇色〻愈新

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切者不立虛頭者不至

是書以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為之先後然所述孔子之語未必皆真然既傳為聖言宜皆存

歸重末段見人心寂休原是大空之天而不可分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其父游朝通莊列為象罔白馬諸篇志和初名龜齡仕唐肅宗朝後因貶而隱著是書三卷今節取其尤奇者

荷水為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爐火為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大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

借日月死生論有〻無〻之理有其有若非真有無其無若非真無有其無〻其有是之謂要妙

玄

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捧日而光奔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遠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月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月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若矣有之非未無也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斯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

無非玄幻非幻玄以理不覺其玄幻以時不見其幻影與光相隨為起滅萬物之始終吾心之動靜天地之有無皆光影也

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今將來之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待以為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為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藏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鉤而曲在絃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

大約是脫胎莊子而識更淵邃

設言天地皆屬大空大空皆無也不可泥其形質以爲有

恒豈吾之獨恒歟。雖然子之同。柳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藏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皆何正。妄推造化之命哉。

無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畢。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畢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爲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爲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爲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儀而祇畢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

碧虛寞落飄颻斡乎乾漱盤浮乎坤紅明環于天纓升井為炎降斗為寒四時從而萬物遷斯造化之要然非造化之元。祇畢自奉其勝

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為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欲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畢曰。朕有地。靈荒惟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外。又奚物而言天地。厥狀若何。祇畢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隤然。如壇臻物。尊圖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煙。願帝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中圓外轉。其行乾穹。

神尊自夸其勝

天氣圓轉故云飄輪勝地形溼結故云湫盤此皆設立名目

靈荒之言尤巧

天地皆大空不可得而形沐可得而言

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綵邉層輪日月帝顛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界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祇界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圓如所論朕之空茫唐蒙同無不通無内無外無西無東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轂桂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之臥而洄之泛然飄飄皆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

地不知其久。亦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畢降黃郊。神尊升紫微。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骵若何。霄頤遊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洸然有間。豁然晴容而曉顏。詠乎大寥之上。為空洞之歌。謂之曰。無自而然。自然之元。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慤然。其形團圞。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儵遨而忽游。請駕乎言。霄頤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無自而化。是謂真

謂眞乎玄眞之脉執有不可論無不可識哉微哉

太寥之歌大化元天哉碧霄霽哉紅霞明哉寘哉茫哉惟化之工無疆哉

化之玄也之真也無玄而玄是謂真玄無真而真是謂玄真馳言曰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真玄無真乎其真一乎真然後觀乎玄真逸言曰真真乎玄玄玄乎真玄乎無真乎真真真乎無玄乎玄玄然後登太寥之天夫無有也者有無之始也有無也者無有之初也造而化之存乎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

鶖鶩氏自東方來後麌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之野相與

形容世之哆議馳辯者徒費口戰耳目俱無得乎大道

主意奇設局奇造語奇練字奇

斯道近執此身不得遠執

競虛談以殺戮勝負。於是鸑鷟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嘘者譆者歔飂呬喘乎氣。嗌者啜者啐者歠者辛酸甜淡吮乎味。覗者辯者眄者睢盱瞍眓察乎瞳。戞者控者乾者挺者鏗鍠鼞鼕讙乎聽。斯極已。於是後覺氏翹然而唬曰。吾聞日者月者彗者孛者昭晰粲朗韡乎天。峯者岑者崗者巖者嵯峨巉峍疊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匌澶漫蕩乎水。倚者魋者魑者魅者傀寀魖魆歘乎鬼。斯極已。意曰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為極然。鸑鷟氏摩距厲吻以觜戲鬭。後覺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

通真之伯心也起觀之君心之動也坐忘之后心之靜也心動則見以為有心靜則見以為無然不得于無中說有六不得於有中

嘆之曰。近謂諸身則鸑鷟之說。遠謂諸物則後麑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場勞於殺戮維扇畔若電鼓舌如霆遣足鵔鷟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濱。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千瞬修玄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無。連闢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耶。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失日也失之於炎

說無須動靜交融方見心体之妙
此玄言也味之則未發已發之旨共貫
節並弭闕等字皆奇

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猶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人目自爾。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為有。或以為無。以道為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無。以道為無。使忘後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体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凝。於是二君闇之鉗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决之贅。使觀君節並而忘后弭闕者。真伯之力。

嘗往來苕霅
間為浮家泛
宅

志和隱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書凡所言汪
洋恣肆其詼語以形容造化之妙人心之微蓋亦子書
內一大奇觀哉李德裕嘗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
窮不達嚴光之比

仲尼亦未嘗棄之

天下惟吏胥及賈豎此兩項人最可惡其不免于禍無值哉倘可化則免

鹿門子

皮日休也又曰草木子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天下自外於聖人聖人何負于天下

吏胥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胥不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不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惟吏胥與賈豎難哉

温泉處處有蕭丘涼燄起自井中

天以至明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不可危乎山何為而崩謂夏長物乎而麥枯謂冬凋卉乎而松茂謂水寒乎而温谷有湯泉謂火炎乎而蕭丘有寒燄此皆不可知而皆不可不知

人但知誦皮公孔子廟碑文不知草木子亦有奇言可採

扶搖子

陳摶字圖南亳州人也年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後唐中興中舉進士不第隐於武當山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移居華山周世宗召為諫大夫不受宋太宗賜號希夷先生又號白雲先生

試觀塵寰有幾閒人童子燈下弄影侏儒場中事奇吾不得而知之矣仰視孤雲欲去吾神與之俱遠靜見一鳥横空意恍不在人間故將執契友于千秋之上并無規評言于一室之中

走紅塵孰若對青山叩朱門孰若步綠野毛錐計貲庚甲

兵取封也
青鋒劍也
灵均屈原也
元亮陶潜也
太丘陳寔也
不附権貴
希夷先生睡
于華山上数
十年一覺

封堤孰若岩花数枝林鳥数陣惴惴青鋒之下逐逐紫陌之客揚揚綺筵之上孰若白雲窩素衾内鼾鼾一覺且不知天地放在何處又焉知我身放在天地間兩儀之下孰爾孰我千載之中誰興誰亡議者非項羽是劉邦記者悲靈均惜元亮談者夸太丘泣范滂看來盡是塵世中泥塗上到不如一杯濁酒一局殘棋一枕鼾睡身内乾坤隨吾收隨吾放

凡人之睡也先睡目後睡心吾之睡也先睡心後睡目凡人之醒也先醒心後醒目吾之醒也先醒目後醒心心醒

禹治水得玄圭武王伐紂白魚入舟仙人乘黃雀而去老子騎青牛出關赤字绿圖河圖洛書也

白真人有睡訣賦

莊子夢為蝴蝶

因見心乃見世心睡不見世并不見心宇宙以来治世者以玄圭封以白魚勝出世者以黃鶴去以青牛度訓世者以赤字推以绿圖畫吾一付之無心而已睡無心醒亦無心吾對境莫任心對心莫任境如是已矣焉知其他

吾有五寶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嚴得此五寶方可以動五雷真中有神識外無法可以佩而行之不然睡鉈蝕其衷夢蝶翻其慮性根受蠹去天幾塵隔雲萬里幻質沉海凡籠驚沙身内不有長生寶漫說飛神謁上

蒼。
宋太宗召摶至闕下。有士大夫造請。願聞善以自規摶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後復召摶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御來。一片野心。又被白雲留住。華陰令王睦謂曰。先生居溪岩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摶笑吟之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

嘗謂陳希夷與白海瓊雖仙也而非涉怪誕殆仙而儒者乎予儒也故亦讀其書

異言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無欲是以異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得踰而信不知者能無罪之乎

紫巖子

著有浮羅言心錄姓潘名苟

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為有涯。孰為無垠。然而虛無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為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

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蹻跖非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夔契非功也。

勘破語了悟語

赤城臺神仙之境也

車馬代勞也。騏驥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臒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紈韋布一也。食粒却饑也。椒蘭藜藿一也。况吾汨乎太虚。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綫。泛然如寄。又何暇梏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

鬧市叢中盡塵世之荆榛。寂林靜處見玉天之風露。雲而卧霞而餐雪而飲。赤城臺上之日短。利而走。名而逐。功而牽。紅塵路中之徑狹。達人一笑。愚者莫嗔。

飽讀世間之書。是儒者事。饑飡天上之霞。是道者事。從容

玄黃天地也
志氣激昂有忠義之概非徒溺志神仙

山水間談笑琳瑯咳唾珠玉是儒者語超忽海宇外鞭風役霆消玄浸黃是道者語。

其上瓊海真人書云未弱冠來遊京師庶幾佐助明主攘除姦宄然後從赤松遊耳時既不航萬念灰冷况離虛坎實逝者如斯猶隱忍未能洒濯其心筠亦有說筠見夫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思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久矣故嘗午夜披髮仗劍剌刺臂血申盟于天曰四維上下十方三界有臣而不忠者臣願得而殺之有子而不孝者臣願得而殺之潛心腦後誓願飛行木冊風秋

良馬見鞭影便走　壺公癡人也

此是紫宕自寓出世之意

有淚如雨誠欲脩神仙之術而後知耳故飲酣膽張目眦盡裂嘗有詩曰娶妻須聶隱虬鬚要人肝又曰燕趙多奇士我欲載酒遊邯鄲庶幾一哭倘相遇何處人間無白猿誠不知其不可也天巧其途即望早示鞭影苟不敏尚能高卧壺公一然石下不至效田子春啼〻兒女聲也又有賦明月一篇寄呈瓊海者多含自寓之意其賦云明月何皎〻桂樹青團〻當此三五夜浮雲太無端忽然長風起来自玉門關雲破月乍出照見人心肝影落千江水涼生幾處山取酒共月飲取琴共月彈

語大奇俊

[illegible]員郎紛紜

我欲抱此月永不來人寰初時玉川太早計便謂已[illegible]煠炤看何當再見白玉盤李白翻身死不難所頭斩盡浮雲根千古萬古天中間我吟此詩清夜闌懷美人兮雙淚潸

此公以狀元及第而遊心清虛如此殆亦非塵世中人哉惜語不多傳也

徐自溟云笠叟亦厭塵世之絲員。幾欲去市而逊之山澤然一潭湛绿是非海千尺粉青人我山幾欲去嚣而逊之夢寐然甫能蝴蝶蜚天去又被杜鵑驚睡残其如

之何哉紫岩公有云何能縛住時光以壯顏只消打開紅塵以了事又云王天風露愁人甚麼世荊榛没眼看又云時時仰面把天覷處處逢人欲語休其神悠遠其思慷慨

雙疊諧

穿雲根千古萬古天中間我吟此詩請夜開懷美人兮燦爛看何當再見白玉謫李白翻身沉下難騎鯨瀲灔抱醒月永不來人豪初時王而太早計使歸

海与天接月隨水生吞消只一氣耳乃人自貳之也

黃卷書也青蛇劍也

海瓊子

姓葛南海瓊州人即白玉蟾也著有上清集玉隆集及全文集武夷集

◎天無冬夏之可為寒暑。而人以裘葛自時其身。時無晝夜之可為晦明。而人以日月自幻其目。地無山川之可以胡越。而人以飛伏自局其足。物無葷茹之可以美惡。而人以饑渴自萌其念。有能窮一氣之根。掣造物之肘。則雖天地水火山澤風雷。吾皆滑與之俱化。黃卷不靈。青蛇無效。平生翰墨半天下。一無所裨于身心。名沉江漢。影墮山林。已矣夫。造物者憐而寘我于空虛之

六總即六腑寸田靈府皆指心

丹田心下穴也華池舌上津也

境寂寞之濱望長天兮煙冥頫遠水兮風寒眇身世其如寄若有贅乎兩間

人方心動之時六總烟昏七竅風號寸田荆榛靈府傫傫龍悲慾海虎墮世羅生死岸濶人我山高功德叢林化作蓬蒿清靜眷屬變為干戈憂悲于患難之途老死于名利之窩經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此也若其靜慮之時心天雲朗性海波澄丹田花燦華池水生物我俱忘寵辱不驚松風蘿月與為兄弟岩猿溪隺堪結友朋逍遥乎幽寥之内倘徉乎虛明之濱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者此也吾

鼠牙雀角爭訟也蚤臂身也蠅頭利也

論道之玄

論心之奥

道即心心即

將杜雀牙鼠角于無心之地吾將息蟲𧕿蠅頭于不事之域琴可鼓夜月何事笙竽沸耳醑可澆晚曦殆勝綺玳盈眸群逸人為風騷之交聯羽士為方外之友豈羨鵷行鷺序趍趄于廟堂之上雕蟲篆刻辛勤于几案之間

此道之在天下不容以物物不容以化化故凡物物化化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道也此道如如也以此心而會此道可也此心之在聖人不容以知知不容以識識故凡知知識識之理在聖人而不在此心也此心如如也以此道而會之此心可也道此道以脉此心心此心而隨此道吾

道心不可名强名曰道

老子為柱下史莊周為漆園吏許真君為旌陽令隱其化淪其

不知其孰為道孰為心。但見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似物非物。似象非象。以耳聽之。則眼聞。以眼視之。則耳見。吾憑此而名之曰。陰陽之髓混沌之精虛空之根。太極之蒂也。前輩不知强名曰道。

父母未生以前。儘有無窮活路。身心不動以後。復有無極真機。人但能心中無心。念中不念。純清絕點。謂之純陽。

老聃官於柱下莊周祿于漆園。許遜宰于旌陽。梅福尉于南昌。當是時無以異於世人也。逮其精神內固。家行外充。隱化淪景。躡梵登宸。駕麟龍笞鸞凰。乘雲御氣嘯風鞭霆

影讀此頌令火宅生蓮

襏襶客以暑服至老狡俔香爐中金猊也

登崐崘。参雲塞。則群鶖若鷵。聚嘆如鼠。殊不知其身羈樊籠。而志在霄漢。噫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籬下燕雀。徒自啾啾耳。

有能在俗而無俗。居塵不染塵。曲肱蘧蘧。箕坐習習。棐几清寒。松牕白晝。老樹蒼藤之延閣。平沙遠水之入望。風昏露曉。月夜星天。不出户庭。熟覩圖籍。侯門無襍襶之客。横軒有狡俔之嶨。解衣磐礴。據枕沈酣。是非不到心。寵辱不到目。韜形于橐籥。融神于宇宙。僂大塊如黍米。望長河如建瓴。眼纈畫收。心花為寂。天宇泰定。虚白發光。對境無心。

讀之赤仙

棄其身謂寄其跡也灰其志謂忘其念

對心無境。以視四境紅塵。萬竈青煙。其心不已絕雲霄哉

空中之塵若飛雪而未嘗見。渺下之蟻若鬪牛。而未嘗聞。

苟能悟言一室之高。俯仰宇宙之大。湛然無營。泊然不累。

即有所見聞。而心與世固自雲泥。道人在天地間。非庸常

物。穴土以為廬。葺草以為宮。寒則紉蘭。饑則茹芝。在于林

下。一兩敲鐵笛。歎出無窮天地之秘。未得登天以前。巢其

身。灰其志。惟恐聞名滿人耳。又恐異狀礙人目。與溪山魚

鳥相忘。風月煙霞俱化。白雲悠悠。青草芊芊。茂松鬱竹之

間。圖千百億歲。坐視桑田滄海如何。

七松處士鄭薰也

五柳先生陶潛也

談訶冥冥之境所心為真

太微宮中。奎宿之精。化而為松。松之魂。松之魄。戲白龍翔青鳳。矯矯鬱鬱于巖霜密雪之間。其間則有七松處士。太微宮中。室宿之精。化而為柳。柳之神。柳之氣。呼黃鸝。入紫燕。垂垂裊裊于淡煙疏雨之間。其間則有五柳先生。古人所以隱于松者。蓋欲示其孤高峭勁之節。古人所以隱于柳者。蓋欲彰其修潔溫柔之致。七松處士。五柳先生。若人在東冊中。自有沒世耳目。

海瓊子嘯傲乎風月清虛之都。往來乎溪山寥落之境。朝飧紅霞。暮飼紫霧。四大怡怡然。一性申申然。不知春秋之

摩絶形氣之累自見其心即心即佛真人即我

歛寒暑我。不知日月之能晝夜我。似醉似夢。若佯若狂俄而竹洞風泠。松岩雲歸。山昏水暮。陰霽陽晞。中有人焉冠自然之冠。履實際之履。衣虛無湛寂之衣。食蟬蛻法喜之食。十目不睹其形。四聰不聞其聲。步趍也。白雲流水。語默也。翠葉黃花。已而言曰。我無位真人也。子知之乎。世尊與螻蟻共胎。兜率暨鐵圍同境。子可羅司聽之臣。黜職視之吏。可以形影相吊于無陰陽地。海瓊子於焉大愧其身。枯木其形。乃與真人會。若曾邂逅。偕真人伏一切無念之林。張大用現前之蓋。且行且懸恍。然夢寐之交。夫孰知夫真

醯雞以毳中爲天地男子初生時懸桑弧蓬矢于大門以示志射于四方

三苗氏負險禹平之蜀王貪金牛之利鑿路而國滅

人之卽我。

人生以七尺男子軀。爲天地中最靈之物。造物者剖裂元氣。取其精英而與之。使呼吸至和。欻露天光。超然出于塵垢之外。苟其心罹罬。如醯雞然。老且死。是爲造化棄物乎不愧初生時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之志。

居恒思廣胸中之氣。隨穆滿造父輩並馳宇宙之間。遐邦異域。一一周流歷覽。爲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門之巃嵸。豈不知失道恃險者。終以啣璧燼者乎。歷岷峨玉壘劍閣棧道。豈不知忘國貪夫。卒爲囚虜者乎。履塗山。思神

禹會萬國于塗山防風氏後至被誅舜崩于蒼梧二女淚染班竹秦始皇漢武帝封山刻石以紀其績馬援號伏波將軍謝安隱東山為蒼生仰望孔明抱膝梁父吟称卧龍先生

禹聚玉帛處尚有專車之骨穢荒草而凄凄者乎泛瀟湘憶二妃望九嶷之雲尚有琅玕之上淚痕班班者乎渡烏江而傷項王空負拔山雄力以為赤帝子擒也登泰山梁父尚有秦皇漢武函玉檢石篆之跡可尋也抵朔庭玉關而投筆書生伏波老將燕然銅柱之勛名恍赫然在也覽謝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尚有佳士高卧其中為蒼生望者耶入卧龍南陽岡不知千載之下尚有抱膝長吟負王佐之才而起者耶車轍馬足所至為之飄然遐舉慨然興懷奔走利名場中即有清風朗月不能挹其光霽即涉名皋

敘四時之景妙絶

勝境不能領其幽核即接高朋俊士不能坐酬其丰標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即匣中藏有奇書名畫不能靜而觀閑而咏以一味其清芬而收千古之趣坐令紅塵侵鬓俗氣填膺氣粃眯目臭腐盈吻彼於得利得名處自以為得意達者視之痛哉惜哉

風開柳眼露浥桃腮黃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嫣紅宜其春也碧荷鑄錢綠柳繰絲龍孫脫穀鳩婦喚晴雨釀黃梅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雁信初來秋英無言曉露款結蓐收避席青女辦裝宜其秋也桂子風高

思風言象神藻煥發一至于此

春蛇暮雁皆草書之狀

琢字甚工

蘆花月老。溪毛瑲瘦。山骨蒼寒。千崖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至於朝陽東杲。萬山青紅。夕鳥南飛。群水紫翠。桐花落盡。栢子燒殘。閒中日長。靜裏天大。漁舟唱晚。牧笛驚霞。有時而琴。胸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時而棋。剥琢玉聲。縱橫星點。有時而書。春蛇入草。暮雁歸蘆。有時而畫。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此幽景。收入酒生涯。擁歸詩世界。蓋有得于斯。而不知其身世矣。

其遊仙岩與雲谷對。詠云。黃葉飛雲。新雁篆空。庭蒽破玉。蘺菊鑄金。有客來自瓊州。蓬髮垂顱。黧面赤足。半裎

歌詠處仙風韻々欲生信非人間煙火氣味

露腥橫鋤袒肩氣槩越塵將適上清之三華謁雲谷君于薄暮竹鎖翠烟簷鐸撼風龕燈微紅棲鵲呼雛客乃矍然凭牕而歌々曰梧桐枝上秋風起碧水連天天映水殘鴉幾點暮山紫斜陽影落蘆花裡蛩銜罷聲蛙作市藜杖落肩寢簟机天黎明月痕消安得佳人兮仙岩作逍遙雲谷君亦起而歌々曰酒初醒睡初醒有客長歌繞玉屛我將治凫舄兮振瑤篚順風一葉碧潭清牧拾千岩萬壑之爽氣歸來高臥爭松檽與君結詩盟望曉駕小艇繫于梆岩之下第見平田鋪碁鵶鷺分黑白

烏兎日月也
龍虎眞元也

亂山間晝松竹自筆墨爰而登天笠峯古寺空四壁栢子襄深殿紅雲際天緑巖架雲狼嘯而月横千枝虎吼而風號萬竅殊鐘入雲房持瓢汲丹井凄清無塵坐歌一詩云峯頭鳩聲呼曉雨吹煙鎖斷岩前路夜來湛露滴寒松斷雲無家風掣空携錫歎歸去雲谷君乃稽首話刀圭之妙撫石而歌〻曰偃月爐中烏兎朱砂鼎内龍虎黒汞入紅鉛紅爐一粒圓歌罷猿啼古埜寉唳冷泉流水白雲瀟〻盧阜間雲谷君還舊予漫自徜徉又

慵菴銘云丹經慵讀道不在書藏教慵覽道之皮膚至

予慵字中論道不慵不足以見道妙哉

道之要貴乎清虛何謂清虛終日如愚有詩慵唫句外腸枯有琴慵彈絃外韻孤有酒慵飲醉外江湖有棋慵碁意外干戈慵觀溪山內有畫圖慵對風月內有蓬壺慵陪世事內有田廬慵問寒暑內有神都松枯石爛我常如如謂之慵菴不亦可乎

予讀海瓊子集仙風道氣習習若在琅函間令人飄然有出世之思然細觀其論中庸戒慎不睹及論顏子見卓爾處則又發明吾儒之道俾實學頓開無窮益也海瓊子殆儒而仙者乎或又稱漫浪子又稱葛仙子未得

芝山翁

批言萬象有形總歸于大虛大虛無迹乃寄于萬象

批亦前跋之意

陰光子

元末時人隱于石霜晦跡遺形往往顛狂入市卒不言其姓名止嵩有靈當誌後人於石鏬中得之

萬象問空虛若何形乎形若何色乎色其誰造作是空虛荅萬象吾以無形形吾以無色色爾毋疑信是空虛問萬象爾今以形形我形以色色我色其知我何形我何色萬象荅空虛吾自見吾形吾自見吾色我曷知為形知為色嘻嘻嘻空虛不藏處是萬象萬象不礙處是空虛窮諸玄辨若一毫置于太虛太虛何處著思維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巨壑洪流眇纖芥太虛曰吾何言哉日

心其身忘身也謂身不可撥以為有也身其心寘心也謂心不可淪于無也玄妙玄妙此語似浮聖學之要

煩花放鳥啼為吾敷演巨埜曰吾何為哉風吹細縠大浪為我形容

善其身者以心心其身問何以然曰金鍮不動土靈苗處處生善其心者以身身其心問何以然曰剩得無影樹留與人人看南泉曰將一枝艸為六丈金身用將六丈金身為一枝艸用

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抵緣事機自見道妙但盡凡心別無聖解知之者不待啟口時已得吾祖分付不知者即竭力思議已是對面千山

月到天心風來水面此景最清佛家以人世為苦海隱士以丘山為錮疾顔子克已功

此公神妙不可得而知非儒非佛是儒是佛不可得而知

其書又有云天寬地大月白風清此是吾心海宇清平時節此直是顔子天下歸仁的景象又有云露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並吼此直見人心旦旦伐之病痛有云機息即有月到風來不必苦海人世心遠自無馬足車塵何須錮疾丘山有云藐鄧郭子末今師由朐于上古畏六情而掃蒼烟洞九玄而歸丹臍蓋視天地萬物皆為實獨吾方寸其獨主有云鼓顔氏之洪罏雪消

深如洪鑪點雪○周子窗草不除曰與自家生意一般

外來私意交周庭之翠艸風透自家生機克巳功夫未到勿謂雪積難銷自生本體失培誰云艸色不春有云一粒穀種天地無心寄在人心上乃有心數點梅花夫人有心能合到天地上乃無心無心之心人心之天地也自牿其心天飜地覆有云睥睨乾坤雙白眼消磨歲月一青鐙有云吟老江梅詩骨瘦歌殘梁月夜簾空有云吟囊好逢花入眼醉中還問月賒情味其諸咏殆飄飄不羣

借為田治車以喻取士見不當以世胄昵近之小竪子也者後面 應極先生

郁離子

誠意伯劉基也公年甫二十登元進士遭亂不出後歸

高皇帝參帷幄以定天下居青田山中著書名郁離子郁言文之盛離取象之明

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軛負軛者以牛用羊則僨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驂服以馬用豕則奔凡車之駕兩驂在旁中用兩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古人學優則仕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卹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

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

崕不能自隱求名于世以招禍患者之喻莊子山木自冦膏火自煎意正与此同

之都那豎為之。即公之子麼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縣黎之玉。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僕晉有垂棘皆玉名也廉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音竹視也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鏑發矣。桂樹之輪囷結樛與栲櫪奚異。詩有栲櫪乃堅久者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遠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昒音沒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縶於能言。一名綠衣郎明皇封之以其能言之蜩蟲獲於善鳴詩如蜩如螗蜩音條蜩蟬也蟲音綿蜩中最大者摶。以惡而免割

信義施于君子刑罰加于小人知夫不可輕赦則如唐太宗縱囚亦訓所以為訓

此与子產教太叔意同

慮禍將及務

詩山有樗歟以若而不烹歟音接歟歟何如翳子之熚燁
乃惡木也也歟音鈎
熚光明也詩而返子之寘寘詩云鳳飛翩翩鴻舉
熚燁震電寘寘即翽光用晦意
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為民畏法而慮赦
罪故得生
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為民幸赦而多書曰
犯法故致死
刑期于無刑又曰青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刑期于
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
所以矜惷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為是故僥倖之心
而赦人犯也至於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穿
也水泉縮而潛魚鷺霜鍾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

切之諭也
論致人而推至致鬼為能致而不能安之諭
觀此一段可為致鬼者戒

落也。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粤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為妖。聲聞於外。一夕其人死而燹其室。隣里莫不咲。

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而可

常人稱遇祥而驕祥變為妖遇妖而惕妖變為祥此反說是意尤懇切

畏字畏字有層落

格言至論

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狀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潛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

虎之力。于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牙爪而人無之。又倍其力

力用一智用百句法甚奇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此爲過論

兩好字兩困字俱有分曉惟妙致困惟

爲則人之食于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四句大意在此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便有或砭世人之意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

黔中仕于齊。以好賭黜而困。謂豢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賭矣。惟先生憐而進之。望其又黜既用而復進用以好賭黜豢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爲酒困。昔劉玄石善飲或飲以千日酒歸醉不醒以爲醉死葬之

[illegible][illegible]不能改其好故貪飲者死于酒貪權者死于賄

由三爵而至故死由壹嗜酒狀態

此亦守株待兔之類可為貪得殷鑑

酒保諭其家共發塚示之至日忽醒而起無恙五臟熏灼。肌骨蒸煮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酒醒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亡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過一月也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古人二爵不識則敢多飲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醻。記曰大醻無算忘其故死矣。故猫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虫。雞性喜木虫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耽。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以草障其藩聞喈喈之聲。發之而得雉。山雞有文彩善闘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喈喈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虺。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

曲盡多疑微倖之弊人主爲見不可不察

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微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微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微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情而揜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

善者宜多而反少惡者宜少而反多此亦世俗之論故發之以慨歎

類莊周盜跖

多烏鳶二禽名周時有火流為烏鳶鴟類皆惡鳥而鳳凰少鳳皇羽虫之長皆瑞鳥也豈鳳皇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豺狼二獸名豺能食虎狼子野心皆惡獸而麒麟少麒麟毛虫之長仁厚之獸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多刺木而稻粱少美穀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竪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吐出也茹納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

之說侈雄傑魁奇

此段有感慨看識見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蓋世事反覆大都類

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哉君子之私于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啟久懣者思嚏吾聞之畜極則洩（發散也）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無親惟德之親

昔人云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今安在哉人處榮盛時即把凋悴景色一想便自惕然

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于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舘也〔宮室之變〕荒榛断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景物之變〕露蚕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音律之變〕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玉燭也〔用度之變〕秋茶春蕪昔日之象白駝峰也〔植物改變〕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奢後改變〕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

問處就佳

只此不能知一句折得妙

蒙莊謂六合之外聖々存而不論子思曰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知惟不知則不必論

之矣。何以卜為。

捷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窮極也）極之外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捷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如鄧平作大初曆僧一行作大衍曆）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即渾天儀是也）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即土圭步圭之類）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伏羲画卦文王周公孔子贊易是也）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睹。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摟之。不使有毫髮之蔵而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文不曰不知。而

漢莊辛章臣云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与此相似

孤臣孽子每每感情不平讀之胸中起磊磈矣

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屠龍子失馬而治廄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医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重耳在外十九年始復國而成伯業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霸夫差作諸侯長句踐事吳三年不倦卒滅吳而治之伯于諸侯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歸相晉侯先復先人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發塚鞭尸范雎折脅拉音臘折也齒棄于簀簀音責牀也中而後相秦後更名易姓為張祿丞相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迯奔困厄

以鳥鳴進諫借托物善悟吳君者首尾數個鳴字是实字就鳥說中間數個爲字是虛

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荄（音該 草根也）落葉同腐上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并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穭（音呂 自稻也）若以為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鷗鶘（一名畢星乃楚鳥也）鳴於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二句便含人之言更不祥意）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

字就人說与
韓文公送孟
東野序数鳴
字同
寫尽左右朋
奸党悪之状
文勢畳下如
駿馬走坂

果以為不祥而悪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
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
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
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
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
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不祥孰大
焉王故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
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

然半不同調也其所趣之異方負之不類入也以其容之殊熊蟄父不對宋王之問蓋自比鷄鳴球磬筦矣

此言不同之與君子所以與小人異者

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于楚王。而先王或言爲或不言爲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懸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敔（柷狀如漆桶敔狀如伏虎柷以起樂敔以止樂）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笙筑箇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襍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啟蟄（夏至則雷鳴）而鳴于日至（冬至也）則天道變。鷄不鳴于白晨（近曉）而鳴于宵中（時夜半）則人聽惑。眾醉惡醒（眾者醉而我獨醒則其醒者必惡于人下做此）眾貪惡廉。眾淫惡貞。眾汙惡潔。眾枉惡直。眾惰惡勤。眾佞惡忠。眾私惡公。眾漫惡

以所自主者異也東坡云變丹青予玉豈若乃反謂予為非智豈不[illegible]此段泛論天地間物理因著知微以顯推隱乃吾儒格物致知之道即康節先天之學要不外此

禮是猶鴟鴞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夷狄為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在君能辨其是非黑白）是以天下貴夫同也

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海水有潮汐）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霆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朋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豺祭獸獺祭魚）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子午針分南北）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漢時宮中治巫蠱）

說不盡宦者外面意氣揚揚其中殊無受寵描寫情狀昭然若覩連用五個而不知字文法跟滾而意甚

三辰六氣之變。有占必驗。吾於人之脉色見之（脉色可以察人氣候）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不研其情不得其故。梏干耳目而止（梏械也械係于耳目即局于聞見意耳）非知天人者矣

今夫佩虎符坐臯比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治數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其言

以為室操舟喻貴一
以君民喻貴一
以行師喻貴心
極說知況之象形狀得好

狀豈不燁然飾觀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為巨室者之雖多必有大匠為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舵師為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之民聽於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于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雖使奕秋為之猶當敗也而況非奕秋者乎吾何惴焉

郁離子與客泛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鰕之出沒皆見皛音孝明也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

此說不知風之可畏

此說君之喜怒無常無異乎水

此說世之治亂無常無異乎水

可者。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爲足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綫。不頃刻而翳日風歘音旭暴起也然薄石而偃木鼓穹嵁音堪山名而雷九淵。輪旋而箕歛焉。客踸音趂踔也不能立。俯而噦音恚吐穀也伏而不敢仰視。神逝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群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爲。一朝而怒。莫敢攖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傲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無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

以竊糟謂搖文飾非之徒當今媿死

滑稽之辯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攙之。欣欣然自以為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眾人不能為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眾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眾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眾人飲之皆以為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咲曰是予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咲子竊其糟也。

論者以劉青田比之漢留侯然留侯受圯上一編不聞其有所闡述以垂後世乃青田文韜武畧出之胸中流

之筆下卓然若此當與諸葛武侯並千古

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此數十字精神一如許

劉子說苑

姓劉名向為漢中壘校尉當成帝時典校書因採傳奇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為新序說苑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

習諂成風若群蠅鼓翼誰能不波

絲染墨悲人君不可不慎所習章言可銘座右

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

趙簡子涉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

迭法長短錯綜二字為後字関鎖甚密

釋古行意切中今人膏肓

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

二喻更奇特

奇品

鳴吾君三字關目自妙

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是為非。用非為是乎。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死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

邢蒯僕尤義如施全刺檜真謂廝役中無人品也

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聞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勢利相倚肝腸如結誦此慨然

奇品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

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應之矣。古之衆俗。塗里之閭。羅門之羅。散門之漁。獨澤萑

士惠無可見耳毛遂脫穎囊中面折楚庭斯不愧之

正如崩雲墜石怪風怒濤

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閭。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渋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嵯。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聖賢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

與漢文拊髀思頗牧同意正馮唐所謂雖得之弗能用也奚憂無管仲

句法奇峭

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見矣

齊景公伐宋至於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

固免矣乎。
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畫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

聾瞶二字奇此什數行耳可匹司馬五千萬字

持盈守虛故能長久名理名言

無言則謂之瞶上無聞則謂之聾聾瞶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藂粟之微以滿倉廩合踈縷之綈以成帷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

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

以柔存齒而剛亡持身涉世金丹盡在是矣

辨句

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雖智必質然後辨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

惠子善譬。應而是亦習氣使然

兆二勝三 撓〻逗也 旨自見

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武仲立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

疑卽卜以決
疑不疑何卜
之惡
傾覆甚于穿
窬孔子誅少
正卯亦此意

此雷天鉄笛
也声冷而高

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游。或好誹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

穆然數語味之不盡

韻致翩然大類蒙莊氏

於右喜夜引者不能蚤起也

蒲且脩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嘷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

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梟逢鳩々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illegible][illegible]諫人交覆四國可慨甚矣

察見淵魚者不祥君子持其大体而已

喝破有致

守株待兎足為烱鑑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諫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籩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愚人有學遠射者。參天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天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

鍾惺曰花從天雨珠自泉流

綠圖奇文手吕斷碑人不識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晋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

條自誣之狀如音如律疾呼中宮徐呼中商口當今朝宁尽蒺藜也誰起師曠而開之

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之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

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與此意同

曠不特聰而博物窮理洞晰占証根當

王宇曰嫺雅而核

遂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刺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觽能射御者佩鞢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

一恭足消百倨居高能降簡子加人一等矣

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

刺惡於此一語直刺心膽

淳于髡酒箴照此數策

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田贊衣儒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荊王曰可得而聞耶對曰甲惡於此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危語）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云奴共一膽膽裂衆自驚懷不執筆而閉辱國逃奴之罪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晁氏曰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於世者稱向與楊雄為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槩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

雜俎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

優人面繪人手文入舌雍門周從貧賤引到田文

桓子新論

漢書本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獻之世祖善焉

龍無尺木。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

如絕妙排塲粧演草堂驚夢恍恍惚惚見者無不絕倒

不若交懽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掘穴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

敘平居之樂

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

敘水戲之樂

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

敘野遊之樂

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

[illegible]叙至悲覓榮枯之不常身後之可哀一字一淚

酸心哉此言誰能留得百年身惟有声名為不朽

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為之增欷

毒罵

說得妙

歔流涕。狼戾而不可止。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人有以狐為狸。以瑟為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箜篌也。

【點染絶韻】関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神警機活古雋異常先秦以上差足匹也

機不審則害成宜戒

神閑氣定方能謀出萬全讀此益信

苻子

苻朗字元達苻堅從兄降晉爲員外散騎侍郎著苻子三十卷老莊之流也

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

夏王使羿射於方尺之皮。徑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則賞子以萬金之費。不中則削子以千邑之地。羿容無定色。氣戰於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

有拔山蓋世精神方是三公不易雅操

芥子納須彌須彌藏芥子造化幻弄惜不可與戴笠者道

鄰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答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峰巔。邁於群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嶠。潛於重川。有蚳蟻聞而悅之。與群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之形。月餘鼇潛未出。群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群蟻曰。此將鼇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起如岳。群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也逍遙封壤之巔歸伏乎窟

山之不盡在雲水之不盡在淵此中備具煙雲之致

危語亦奇語

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遣自己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為樂臣為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懼乎桀曰聽子諫得我功之不能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石也臣觀君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嘆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子不知我亡龍逢行歌曰儛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

安淳此見道者言

富兒多乞態貧者椰手全可發一笑

賢有不如物者莫謂蜘智人愚

以炮烙也。乃赴炮烙而死。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子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隣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則牧數足矣。隣者與之。滛此觀之。爲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中。見鼅鼄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謂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而食之。況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綜

五帝釣以道德三王釣以仁義五伯釣以功力太公涓不餌而釣大有深意警語

地之器。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銖銖之智。孰可謂大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矣。

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六年。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太公涓跽於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魯連曰釣本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涓曰不見康王父之釣乎。涉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於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

高而能下安不忘危深得帝堯恭己之神

榮顧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坐攝扉之内霈然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縈崛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按符子登乎太山。下臨千仞之淵。上蔭百丈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丘矣。言不出乎耒耜。心不過乎俗人。其猶木犬守户。瓦雞司晨矣。

終